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三八六回 黃天霸解餉誘賊 朱光祖借牌還刀

話說陸松雲聽說此話，因道：「既承諸位官長到此捉拿強人，剿滅山寨，為我們地方除害，小人們且感恩不盡，理應稍竭微勞。但是長官所要各物，這車輛尚可如期應命，沙袋也還可以設法，惟有千餘斤石塊，後日斷不能如數全有。長官能展限一日，小人便好去辦了。」朱光祖道：「稍遲一日，卻也無妨。但不過務要機密，萬不能稍露風聲。倘若洩漏風聲，那時不能怪我等毫不留情了。」陸松雲道：「長官但請放心，小人若稍漏風聲，甘願治罪。」朱光祖大喜。陸松雲也即出去。到了第四日，俱已全備。這日，黃天霸改扮了保鏢的裝束，朱光祖、何路通、關太、計全，也各改扮隨行保鏢的模樣。大家飽餐已畢，暗藏了兵刃，將沙袋所裝的石塊，分裝上二輛小車，車上插著保鏢的旗號，命車夫推著車輛，出了店門。黃天霸等在後押解，直往連環套而去。走了約有半日，早望見一座高山，但見峭壁懸岩，由山根上去，大概有二餘里。山頂上並不見什麼房屋，唯見樹木森森，上蔽天日，這山勢好生險峻。天霸一面前行，不一回已離山根不遠。天霸正在凝神觀看，忽聽一聲梆子響，山中衝出一隊嘍兵來，後面有四個大漢皆騎著馬。為首一人，身長八尺開外，豬肝色面皮，額中一部鋼須，手執樸刀；後面跟隨三人，皆是強盜形容，滿臉的窮凶極惡之狀。只見為首的那人，一聲大喝道：「你等聽著！快將買路錢送來，放你等過去。若有半字不肯，可知道你爺爺的厲害！」黃天霸一見，也就迎了上去，喝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快通名來，咱爺爺刀下不斬無名之輩！」那為首的強盜道：「好小子！要問咱爺爺的大名，你且聽了。咱乃連環套大王郝天龍的便是！這後面三位，是咱爺爺的三個兄弟：郝天虎、郝天彪、郝天豹是也。你是何人？快快報名過來，好待咱爺爺送你歸陰。」黃天霸大怒道：「咱乃保鏢大師傅王雄是也！你不必多言，快放馬過來廝殺。」郝天龍聞言大怒，大喝一聲，飛舞樸刀，拍馬過來。黃天霸也舞刀相迎。兩人戰未數合，郝天龍已是抵敵不過，正要敗走，早被黃天霸伸過手去，將郝天龍生擒下馬，命車夫將他綁了。郝天虎三人一見哥哥被人生擒過去，大家一齊並力殺上前來。黃天霸抖擻精神，便迎住郝天虎，計全、朱光祖、關太、何路通也就齊來迎敵。戰未一刻，郝天虎等固然力不能敵，且又寡不敵眾，皆被黃天霸等殺得大敗而去。黃天霸便要趕殺上山。朱光祖道：「老賢姪不必心急，現在已經捉住一個。咱們欲進連環套，就在捉住的那人身上。咱們可先將他帶回去，再作道理。」天霸道：「現往哪裡去呢？」朱光祖道：「咱們來的時節，見離此三四里路有一客店，咱們且回到那客店住下，再作商量。」

天霸當下答應，吩咐車夫，將車輛回頭趕去。他便押著郝天龍一路回來。不一會，已到客店。黃天霸等將車輛安下，又將郝天龍放在一旁。走進房間，當有店小二招呼已畢。黃天霸便問朱光祖道：「朱爺，你老方才說欲進連環套，就在此人身上，但不知如何設法，乞道其詳。」朱光祖聞言，即走到黃天霸面前，附耳低低說道：「只須如此如此，便可知裡面的消息了。」天霸聽說大喜，即刻同朱光祖、計全、關小西、何路通五人，來到郝天龍房裡。只見郝天龍四馬攢蹄捆在那裡。黃天霸即上前親解其縛，向他躬身一揖，道：「某多多冒犯，幸勿見罪！」郝天龍也還禮答道：「某被擒之人，敢勞如此？前者冒犯，亦望恕罪無知。」天霸道：「豈敢！豈敢！」隨即送郝天龍到房間重新施禮。郝天龍又與朱光祖等人見禮已畢，然後坐下。

天霸又命店小二送上茶來。天霸復問道：「好漢在這連環套，還是獨守此山？還是另有寨主？」郝天龍道：「俺不過率領兄弟四人。多蒙寨主之情，在這連環套當了四個頭目，鎮守四座寨營。俺家寨主平時卻不出來。」天霸道：「但不知貴寨主姓甚名誰？鎮守此山有幾年了？」郝天龍道：「俺家寨主姓竇名耳墩，到此已有多年。從前專在北路一帶，做些買賣，江湖上也大大的有個聲名。還有個小寨主，名喚飛虎，也是武藝精強，江湖上也有些名望。」黃天霸道：「我道是誰？原來就是竇老英雄，某聞名已久矣！常要去拜訪，恨無其便。今幸到此，明日當竭誠去拜他一拜。但不知這山上那四座寨柵如何嚴密，某可能上山麼？」郝天龍道：「若問這四座寨柵，第一道名叫飛豹柵，是俺四弟把守；第二座名飛彪柵，乃俺三弟把守；第三第四這兩座名飛虎、飛龍，卻是俺與二弟分別把守。平時無論什麼人，欲進大寨，卻不容易。俺們上山有個規矩：是凡在山的人，上自俺等兄弟，下至小嘍囉，每人都有一面腰牌，出入須要驗明腰牌無誤，方准放他行走。若無腰牌，就便是自家人，也要當作姦細辦的。因此人人腰間備有腰牌一面懸掛。尊駕若上山拜訪寨主，俺便即日回山告知俺三個兄弟，如見尊駕一到，叫他們即刻開柵便了。」

此時朱光祖在旁見郝天龍身旁掛著腰牌，因暗與黃天霸打了個手勢。天霸會意，也就指著那腰牌與郝天龍道：「尊駕這腰間所掛的，莫非就是腰牌麼？」郝天龍道：「正是腰牌。」天霸道：「如要上山拜道，就以此物為憑據？」郝天龍道：「即以此物憑據；若無此物，就干例禁了。」黃天霸道：「既如此，某明日要上山拜訪寨主，雖有尊駕之言，可請令弟開放進去。若令弟那時偶然不在那裡，某無此腰牌，不但不能進去，還恐有干例禁，那不是空跑一趟麼？某意欲請尊駕這腰牌一用，到山之後，即便奉還。不知尊駕尚可見允麼？」郝天龍笑道：「尊駕未免過慮了。既然如此，這腰牌借與尊駕有何不可？」說著，便從腰間摘下來，遞與天霸。天霸道：「某還有一慮：今雖承尊意肯借腰牌，若某到了寶山，寨主爺不肯相見，那不還是空跑一趟，有負某的誠意麼？」郝天龍道：「尊駕如實意前去，俺家寨主斷不會不見的；即使有什麼話說，俺當一力薦引，斷不至有負尊駕之意，但請放心。」天霸道：「能得尊駕先為我薦，咱便毫無他慮了。」郝天龍大喜，當即辭別。原來郝天龍是個莽夫，被黃天霸這一番說項，把個郝天龍說得糊裡糊塗，把腰牌送與天霸，道謝而去。黃天霸將他送出門外，轉身回來。

朱光祖又向天霸用話激道：「老賢姪，現在腰牌雖有了。但是那山上實在不容易上去。雖然郝天龍有此一番說話，強盜的心卻不可測度；萬一郝天龍明日又變過來，那時老賢姪身入險地，恐怕不便。在我看起來，還是不進去的為妙。」天霸一聞此言，直急得七孔生煙，三屍冒火，大叫一聲道：「俺黃天霸若不將御馬探聽出來，誓不相見！」說著掉轉身便氣衝衝而去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